

# 增訂版序

戴 晴

沒想到，銷金豔聞大當其道的今天，如來佛掌中孤獨的哲人，還有讀者。更沒有想到，紙媒如此艱難的當代，出版社還勉力在十多年之後推出增訂版。

不像胡適、不像錢穆，甚至不像羅隆基，東蓀先生學問領域本來就冷偏，其為人，更不事張揚。加上當局有意揜滅，選擇為先生做傳——那樣時代此等樣人——本著者痛感初初動筆的時候，太不知深淺。

但初版到今天已超十年。這可不是1900年前後，也不是民國北京或者南京政府時期，包括1980年代。但無可阻擋地，互聯網正從根上改變中華，以及中國人。就這本書而言：述說者、聆聽者；不同群體、不同層次……橫無際涯、無孔不入的信息，越過宣教提綱（防火牆），無時無刻不在敲打着我們的承受與分辨能力。

於是，作為調查記者，或者說，惶惶苦思的說故事人，得以就此機會，將初版時候沒查到的、弄不懂的和理解錯了的，如實向讀者託出。當然，就算得以在此釐清些許，相對他們的和我們的時代而言，一定還有查不到、弄不懂和百思不得其解的。如若還有再修訂的機會，那一定是更年輕、更有學問的人，在一個比「互聯」更不得了的环境下做了。

借助「修訂」，這裏最要說的，是近七十多年前的北平和平轉手。古都未見焚於戰火，誰人第一功？毛不止一次提張東蓀，張周圍的書

生們也有點不知就裏地自我期許起來。但一座城能這樣大手筆拿下，從面到點精準執掌，誰都知道——毛。但司令須有下屬。下屬裏邊，哪個最關鍵、最無可替代？於是，在這一版裏，特別加重講述傅作義貼身機要秘書、1938年秘密入黨的法學院畢業生閻又文。他不屬四野華野、不屬南系北系、不屬華北局城工部，一根蛛絲樣的單線，直通李克農周恩來。如此事關重大，即使在這版，著者也沒敢展開：傅為什麼單單將他帶到西柏坡？紅色政權下，依舊潛伏？目睹此後傅部給成建制發到朝鮮前線、目睹前袍澤身份不明地吊在公安部勞改……什麼感受？以及反右和反右傾，加上傅作恭餓死在夾邊溝……曾為理想捨棄一切，而今承受着怎樣的內心煎熬？48歲，他就離世了——那是1962年，在農業部糧油局長的任上。已然發掘出的驚險故事，網上已經沸沸揚揚。更深層的，尚無把握。

「軍委六條」——北平和談關鍵時刻致林彪電，毛親撰，時至今已難於從官家發行物中查到全璧。此電，是「老同志」董世桂於1980年代發掘並獨家完整公佈的<sup>1</sup>。其中後來被黨史部門代之以省略號的第六條（「己」項），極為突兀地點名彭澤湘，這個在紅色中國近乎湮滅的早期同志，更是此次和談最早提議、且一直介入高端斡旋的要角兒：「中共叛徒」，「不要信任他」。此情，從開始接觸史料，就弄不懂。後來專門為彭先輩做傳，細究他的一生，依舊攪不清。直到近年倘佯於篇篇舊籍文檔，忽覺「聯合政府」實在是事關重大：二戰前後，美、蘇、國、共及第三勢力，「聯合政府」四字，無不朗朗上口；此政體，從皇權走出，或許最可採用。但是，若細細揣摩眾位所言——同語異念、同床異夢啊。而到了毛手裏，好個阿物兒，怎能不依據時勢，忽迎忽拒忽展忽斂呢？但這「聯合政府」，和軍委電報，和彭澤湘，有什麼干係麼？著者此處引一則邱會作故事：監押八年，他才苦思出「不是怕他跑，是怕他不跑」——1948年底軍委電報（己項），那判令（命林彪踢開彭澤湘），是在集結已畢、合圍完成之後，直戳李濟深（兼及傅作義）啊！老子離太和殿，只差一步了。爾等還自以為有些許實力、妄想跟中共玩「聯合」？！

一篇〈別了，司徒雷登〉，中國通向世界的大門，關了近四分之一世紀——如此無知，如此剛愎恣妄，怎麼回事？究竟出於決策者胸中之鬱憤（美帝的錢全給了老蔣了），還是駑駘（線裝的商君、三國、資治裏邊，既無文藝復興，更不見人權與憲政）？或者說，這無知卻極具心計，而且有本領把期待與仇恨一隱十多年的「馬+秦」，就在那幾天了，終獲定心丸一大枚——特使米高揚來了、劉少奇再追過去……政局迅變中，北邊老大終於將毛認定為中國第一（錢袋也無旁騖地敞開了）。三十年的渴盼啊！美國人此刻的自檢，包括付諸行動的善意（貸款、大使館不隨遷），一掠而過——當然，態度須鮮明決絕。〈別了，司徒雷登〉，幾十年間，鏗鏘鑿入億萬人腦袋。疑問，確實有過，特別1972年之後。但初版的時候竟然沒注意，此外事異常（或云騁懷「嘔瑟」），不在美國，更不在可敬可憫的司徒老人。劉少奇拿到了定心丸！

……

要說的太多，一篇短序無法一一容納。

這是一個時代，老舊中華正走向商業（而今須加上「科技」了吧）文明。無論東蓀先生、做傳人還是讀者，無不以自身特定角色，幸運或不幸、清醒或迷瞪翻騰其間。

共勉啦！

## 註釋

1. 董世桂、張彥之：《北平和談紀實》（北京：文化藝術出版社，1991）。筆者1990年代末致電北京軍區老幹辦，想聯繫作者，追問「軍委六條」詳情。回話：不見。已經挨批評了。